

# 前蘇聯地區內部改革與對外政策偏好 關係：以烏克蘭、白俄羅斯與 摩爾多瓦為例\*

楊 三 億

(東海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 摘 要

當歐洲聯盟完成 2004 年和 2007 年東擴以後，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摩爾多瓦三國成為歐盟與俄羅斯權力競爭的緩衝地帶，此三國外交政策偏好與未來可能走向對歐洲地區未來整合具重要意義。從對外政策制訂過程來看，一國外交政策選擇除受外部環境影響外，內部改革因素不容忽視，尤其歐盟於後冷戰時期推動之擴張政策對周邊國家產生極為深遠之影響。基於此，本文將採取社會穩定、民主化與經濟依賴三要素做為分析架構，以社會穩定與否、民主化程度高低、對外經濟依賴程度三變項理解此三國外交政策走向。本文認為，第一，從社會穩定面向來看，當境內社會愈趨穩定，政府愈能推動內部改革以支持對外政策偏好，反之則亦受民族認同分裂影響而延宕外交政策目標實現；第二，民主化表現是東歐國家內部民意表現與外部強權支持的重要影響因素，民主化程度高低可作為政治菁英動員民意支持外交政策表現，同時也可成為外部強權是否支持東歐國家政權統治的重要因素存在；第三，三國對外經濟依賴程度高低影響強權干預東歐國家手段之有效性，研究顯示外部強權以誘因與制裁手段作為干預東歐國家外交政策表現，而東歐國家亦採取平衡策略遊走歐俄之間，以此降低因外部強權施加強制性經濟手段而造成國內經濟損害。本文還同時指出加入歐盟之可能性亦為貫穿烏白摩三國內部改革之重要因素，從歐盟會籍身分之影響力來看，歐盟身分對有意尋求融入歐洲大家庭的東歐國家有極大之影響力，對其外交政策走向當然也具有關鍵性地位。

**關鍵詞：**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社會穩定、民主化、經濟依賴

---

\* 本論文撰寫獲國科會專題計畫補助「歐盟睦鄰政策的東面意涵：從政策內部競爭、政策實踐與未來走向評估」(NSC97-2410-H-160-002，執行期間 2008/08/01~2009/07/31)。

\* \* \*

## 壹、前言

歐洲聯盟（以下簡稱歐盟）於第五次東擴後將外交政策進一步向外擴張至那些與歐盟地理位置相近、短期內卻又無法加入歐盟的國家，自 2003 年起推動睦鄰政策（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ENP）即是此一表現，ENP 作為支撐歐盟對上述國家的主要對外政策工具，而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摩爾多瓦三國則是 ENP 架構下重要的東部面向（Eastern Dimension），顯示此三國成為歐盟未來與東邊國家交往的重要據點。<sup>①</sup>從俄羅斯角度來說，俄國過去是東歐地區最主要的區域強權，俄國在冷戰時期透過軍事、政治與經濟等各種手段箝制東歐各國發展，冷戰結束後東歐各國得以重新選擇發展道路，然俄國在此區域依然握有重要關鍵地位，俄國對這三個國家握有不可忽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影響力。過去學界對東歐研究多採外部因素分析前蘇聯地區國家外交政策選擇，本文則嘗試採取內部環境因素之研究途徑，從烏白摩三國之內部角度分析其外交政策選擇。本文認為烏白摩處於歐盟與俄國兩大強權中間地帶，社會穩定、政權民主化程度、經濟依賴要素是影響三國對外政策表現最重要因素，本文將以此勾勒三國對外政策選擇之基本架構。

## 貳、外交政策分析架構

歷來學界對於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 FPA）投注相當多心力、並且取得相當豐碩之研究成果，因此目前可供採取之國家外交政策研究途徑相當多樣，論者可從外交決策之不同面向著手，即「決策過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或「決策層次」（levels of decision-making）兩方面著手，前者分析決策體系內的政治制度以釐清決策產出，如不同單位或政治菁英擁有多大之決策權力或影響力？或決策制定時可能受到哪些內部因素（domestic constraints）與外部因素（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之影響；後者分析方式則從傳統外交決策三層次：個人（individuals）、國家（states）、與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著手，從決策者個人特色、國家擁有之權力高低、國際體系權力分配，以此分析影響外交決策制定之重要因素。<sup>②</sup>除此之外，各種強調單一面向的分析途徑也具有特定之詮釋能力，如強調歷史文化之研究途徑（historical thinking），特重深層之民族文化意涵如何影響國家民族思維、進而採取相對應之外交

註①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Strategy Paper*, COM (2004) 373 final, 12 May 2004.

註② Richard Snyder (e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Kenneth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1993), pp. 44-79; Christopher Hill,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79-81.

決策作為：③強調權力追求 (the pursuit of power) 作為外交政策決策根基的現實主義概念，和現實主義概念極為相關者則為國家能力大小與國際體系權力分配格局，凡此將局限國家施展外交政策之活動空間；④以及從決策者觀點出發，探討決策者的個人魅力、性格、心理環境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如何與實際所處的外部操作環境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相適應的心理分析途徑；⑤以及強調社群互動的學習過程 (social learning process)，透過內在需求的啟動與知識社群的專業背書過程，可以誘發國家行為的修正，此項研究途徑在歐洲研究領域中日趨重要。⑥

以上所言各項研究方法各有其優勢，但並非每一項方法均適用於前蘇聯地區研究。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摩爾多瓦三國所處地理位置與歷史發展較為特殊，共產主義之意識形態已退居外交決策影響因素第二線，因此意識型態取向的研究方法不符目前潮流；國際體系分析架構變化不大，較難以解釋後冷戰時期烏白摩三國政策變遷過程，而其強調權力追求的面向也似乎較難完整解釋這些國家內部改革對外交政策之影響。

本文認為，外交政策分析架構應參照地區特色，東歐國家有其特殊性，後冷戰時期這些國家外交政策相當程度受制於內部改革與周邊強權互動，本文採取將強權 (歐盟與俄國) 影響東歐國家外交政策的變項內嵌至東歐國家內部改革過程之中，並就內部改革的三大因素：即社會穩定、民主化高低與經濟依賴三大因素來分析此三國外交政策，本文認為，第一，在社會穩定方面，東歐國家社會穩定與否的主要影響力量在於民族認同，境內少數民族是否認同這些新興獨立的民主國家、或相反的，民族認同混淆導致社會失序、進而影響外交政策走向等，對既有政治體制穩定與否有相當大影響，當然也就對對外政策走向產生衝擊；第二，歷經冷戰結束、意識形態瓦解的重要發展，東歐國家均經歷民主轉型的重要階段，然而民主化雖為此三國主要發展方向，然此三國政體民主化程度或有差異，民主化高低更與民意能否自由表達有直接關係，也因此連帶影響三國政權是否穩定、有無出現政變之可能等；第三，經濟或能源依賴影響此三國經濟活動與財政表現，東歐國家素來與俄國保持緊密經濟聯繫關係，然後冷戰時期東歐國家外交政策發展道路各有不同，因此經濟依賴成為外交政策走向重要制約因素，更詳盡之本文分析架構如下：

註③ Keith Krause, *Culture and Security-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註④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 (2005 年 1/2 月)，頁 115~137；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Norton & Company, 2001).

註⑤ Harold H. Sprout,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Co., 1962), pp. 122~135.

註⑥ Jeffrey T. Checkel,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3 (Summer 2001), pp. 553~588.

## 一、社會穩定與外交政策選擇

一個共同的民族享有一致的國家發展目標，外交政策也就容易有共識，所以民族認同對外交政策有相當大的影響，根據史密斯的說法，構成單一民族的要素為：歷史疆界、共同的歷史與神話、共同的大眾文化、共同的法律權利與義務、以及一個整合的經濟。<sup>⑦</sup>所以歷史疆界是否長期保持固定而沒有大幅變動、是否擁有獨特的民族起源與共同神話起源、是否能產生凝聚民族意識的典章規範、文化和經濟活動等，皆為構成民族認同的主要因素。然進一步分析民族認同與外交政策間之關係為何？未有共識之民族認同對外交政策影響又將如何？前者是民族有強烈的認同共識時對外交政策的積極影響，認同具共識因而能具體定義民族利益之所在，從而制定合乎利益之外交政策，後者則由於缺乏共識，生活領域內部不同意見對外交政策目標產生分歧，並因此連帶影響外交政策之制定。

民族認同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在於認同能夠「告訴你是誰，並且能夠針對特定領域的行動選擇與特定的行為者強烈暗示一組利益或偏好之所在。」<sup>⑧</sup>行為者要區辨其於國際環境之地位並根據特定利益和偏好行動，就不能沒有認同引導，認同一方面可以作為價值判斷基礎，據此決定行動方向，另一方面根據利益與偏好所採取的行動而獲得的利益反過來又會強化其認同正當性，所以認同對外交政策之影響極為強大。東歐國家民族認同有其特色，其分裂的認同混淆影響社會穩定，同時社會穩定與否的結果又可能影響外交政策偏好。理論上，民族認同、社會穩定與外交政策偏好的關係表現在以下幾個面向：第一，社會多元民族共存不一定造成社會衝突，然假使政治體系不存在各民族可接受的合法競爭機制，則不同民族彼此間競爭認同的過程將可能連帶對社會穩定造成影響，並進而造成社會衝突現象。<sup>⑨</sup>第二，社會穩定與否的可能性還在於「國家失靈」因素。由於共黨統治東歐國家甚久，這些冷戰結束後的東歐新興民主國家尚且受到過去共黨統治遺緒所限制，民眾對國家治理缺乏信心，所以反對力量可能放棄體制內管道挑戰既有政權合法性，改以街頭示威或群眾運動方式挑戰既有政權。<sup>⑩</sup>第三，當外部強權藉此迫使當事國改變外交政策走向時，即一般所稱之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手段，其特色是時間急迫、威嚇性懲罰與誘因之提供，在極短時間內強權對當事國提出明確訴求，如當事國拒絕則可能引發政治緊張、同時唆使當事國少數族群激化社會對立、引發社會衝突。<sup>⑪</sup>簡言之，民族認同混淆與國家失靈問題

註⑦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1), p. 14.

註⑧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 175.

註⑨ Valerii Karbalevich, "The Belarusian Model of Transformation: Aleksandra Lukashenka's Regime and the Nostalgia for the Soviet Pa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1, No. 4 (Winter 2001/2002), pp. 7-38.

註⑩ Laszlo J. Kiss,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st-Central Europe," *Foreign Policy Review* (Budapest), Vol. 2, No. 1 (2003), pp. 115-130.

註⑪ Alexander George, *Forceful Persuasion: Coercive Diplomacy as an Alternative to War*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1), p. 4.

為社會衝突埋下導火線，多元的認同混淆與國家失靈的問題讓外部強權更易於製造社會衝突、進而要求當事國調整外交政策偏好。

## 二、民主化與外交政策選擇

一國的民主發展程度將會影響其外交政策擬定，學界研究多指出國內政治發展將連帶牽動外交政策制定，這裡所言的國內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包含是否具有公開的選舉機制、是否有成熟的公民社會發展空間，以及是否具有開放的媒體自由環境等條件。

公開公正的選舉機制可以作為反映民意的直接表現，這裡的選舉通常指包含中央與地方各級選舉以及公民投票等方式，透過選舉產生的政治菁英及其黨派可以決定政府重要施政方針，公民投票則可以補強國家發展重要方向由人民決定的模式，如公民投票決定是否加入歐洲聯盟、北約組織或採取獨立／與他國合併等議題。反之缺乏公開公正的選舉機制則可能導致出現政府與民意之間產生扭曲，或由政府單向掌控訊息與教育人民接受政府決策，因此「民意」在不同國家既可能是決定外交政策的一項因素，也可能是外交決策的一項工具，在更極端的情況下，無法自由表達的民意可能轉變為大規模群眾暴動或政變的可能，以此透過激烈手段推翻既有政權、成為改變外交政策走向的革命性手段，若干東歐中亞國家外交走向變遷的特色即在於缺乏可供民眾參與公共事務之管道。<sup>⑫</sup>另外，成熟的公民社會可以提供不同利益團體競爭外交決策過程，針對多元化的政治活動，如遊說、示威抗議、向政治人物直接施壓或組成專業政治團體直接參政等方式。<sup>⑬</sup>再者，公平的選舉機制和成熟的公民社會發展亦為若干國家外交政策重要關心對象，如歐盟，特別針對受援國民主發展程度決定雙方合作項目以及未來雙方是否能持續合作的關鍵。歐盟認為開放的媒體環境被視為監督民主發展的一道防線，媒體經營能否獨立、政府是否開放媒體充足的言論空間，這些都是民主發展的重要輔助因素，假使歐盟認為東歐國家民主化改革的確朝歐盟期望的方向前進，則歐盟提供東歐國家民主化過程所需之協助將進一步強化這些國家親歐外交走向，讓東歐國家內部親歐力量得以繼續成長，所以民主化一方面除可作為影響東歐國家外交走向之自變數，另一方面也會因為外部強權支持而作為因變數之存在。

## 三、經濟依賴與外交政策選擇

依賴理論最早被視為現代化理論的替代選擇，並非所有國家現代化道路都如已開發國家順暢，開發中或低度開發國家發展經常受到已開發國家透過經濟剝削方式進

---

註⑫ Michel Tatu, *The Conduct of East-West Relations in the 1980s: Part III*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1984), pp. 26-32.

註⑬ 根據研究顯示，愈多元化的民主社會，利益團體對決策過程的影響力也就愈大，請見 Thomas Risse-Kappen, "Public Opinion, 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iberal Democracies," *World Politics*, Vol. 43, No. 41 (July 1991), pp. 479-512.

行，因此這些國家常為低度經濟發展所苦，無法擺脫低度成長的發展困境。<sup>⑭</sup>除此之外，依賴理論另一面向強調不均衡的依賴關係，全球化時代下的國家互動關係日趨緊密，多數國家與其他國家呈現更緊密相互影響、相互依賴關係，完全均衡的依賴關係僅存於理論模型之中，國際社會大多存在不均衡依賴（asymmetrical dependency）關係，後冷戰時期主要依賴關係取決於經濟性依賴，經濟性依賴包含範圍如科學技術依賴、產品依賴、能源依賴、市場依賴等，依賴對外交政策影響在於依賴國自我侷限的決策模式與被依賴國使用各種經濟強制手段（economic coercion）以威嚇依賴國決策產出，研究顯示被依賴國實施強制經濟手段的對象不限於非結盟國家，與被依賴國結盟的友好國家亦常成為被制裁之對象。另外，經濟依賴關係雖然制約依賴國與被依賴國之交往關係，但假使依賴國對被依賴國之依賴關係能被另一個被依賴國取代，依賴國從新的被依賴國取得實質利益上之回饋，則依賴國受原先被依賴國影響之對外政策將可以獲得緩解，因此得以重新調整其外交政策走向。<sup>⑮</sup>

從上述分析角度來看，東歐國家長期以來與俄羅斯保持緊密的軍事與經濟互動關係，後冷戰時期則解放緊繃的軍事依賴關係，取而代之的則是能源依賴與市場依賴關係，東歐國家對外經濟依賴對象取決於是否能有穩固的外部經濟支持、以及是否能有新的被依賴國願意提供東歐國家援助，以作為配合外交政策調整的外部支持，這些討論如歐盟能否取代俄國成為對東歐國家重要之被依賴者，歐盟對對東歐國家經濟誘因之使用，如援助計畫與基金補助、技術援助、市場開放誘因等是否足夠，以及俄國則對東歐國家原先享有之經濟優勢地位如何改變等討論。<sup>⑯</sup>

## 參、三國社會穩定、民主化程度與經濟發展分析

### 一、社會穩定

烏克蘭的國家獨立雖始於 1991 年，但由於民族文化和語言的成形較早，烏克蘭民族認同感在三國中相對較高，<sup>⑰</sup>導致烏克蘭長久以來具有強烈的自主性而形成的自我意

註⑭ Bret L. Billet,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port, CT: Praeger, 1993), p. 4.

註⑮ Dan Cox and Cooper Drury, "Democratic Sanctions: Connec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and Economic Sanc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3, No. 6 (Nov. 2006), pp. 709-722.

註⑯ Marek Dabrowski,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 and CIS,"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50, No. 12 (April 2008), pp. 46-70.

註⑰ 14 世紀烏克蘭民族逐漸脫離古羅斯民族而逐漸成為具有單一文化與單一語言之民族，17 世紀開始則以基輔為中心與周邊的俄羅斯和波蘭等國家進行交往，因此具有封建國家形式的民族發展，但 18 世紀開始烏克蘭淪為俄國勢力範圍，1795 年除加利西亞（Galicia）地區外均納入沙皇俄國領土，1922 年蘇聯成立時東烏克蘭成為蘇聯創始會員國之一，烏克蘭政治版圖地位由此可見，烏克蘭獨立的民族認同從烏克蘭語言被定為官方語言、烏克蘭官方亦大力推動烏語教學可知。請見 Serhii Plokhyy, *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識根基，有一股「烏克蘭屬於歐洲」(Ukraine-belongs-in-Europe)的觀點。<sup>18</sup>但晚期因為俄國文化與語言的影響烏克蘭東西部認同產生疏離，俄語雖然不是烏克蘭官方語言，但相當部分的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的居民以俄語為母語，東南部地區和俄國保持密切關係。<sup>19</sup>俄語人口比例過高造成認同混淆，烏克蘭東部省份模糊認同對象，東部居民一方面認為是烏克蘭的二等居民，另一方面又希望烏克蘭與俄羅斯進行更緊密交往，此舉造成烏克蘭不同政府對俄語究竟應該採取何種立場而有歧見，親俄的烏克蘭前總理亞努科維奇 (Viktor Yanukovich) 試圖將俄語提升為烏克蘭官方語言，而反對者則認為此舉將造成俄語剝奪烏克蘭語言和文化的特殊性，後繼者尤申科 (Viktor Yushchenko) 上台後則不再推動俄語為官方語言，藉此建立烏克蘭獨立民族的表現。民族認同混淆和語言對立造成社會衝突的最明顯例子即是在烏克蘭 2004 年橙色革命 (Orange Revolution) 期間，反對橙色力量 (主要以烏克蘭東部地區為大本營的「地區黨」(Party of Regions) 為代表) 希望將俄羅斯語提升為烏克蘭的官方語言。<sup>20</sup>當時的俄羅斯總統普丁 (Vladimir Putin) 為能協助俄羅斯屬意的亞努科維奇 (Viktor Yanukovich) 勝選，除公開為亞氏站台助選外，還同時鼓舞居住在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人、以及對當時的烏克蘭政府施加外交壓力，宣佈烏克蘭公民不需簽證即可自由進出俄羅斯，因為此舉可以解釋為是開放給烏克蘭人民自由旅行的一種誘因，也可以藉此要求烏克蘭政府應該給予居住在烏克蘭的俄羅斯人更多保障。<sup>21</sup>烏克蘭的語言政策和俄羅斯的外交壓力在烏克蘭形成一種困境，迫使烏克蘭政府要不堅守烏克蘭語在烏克蘭的正統地位 (但可能加劇烏俄對立)，要不提升俄語官方地位 (但可能危害冷戰結束後烏克蘭辛苦建立的國家認同)，此種分裂認同的結果促成烏克蘭東西部更深刻的社會對立。

白俄羅斯的民族認同發展較為模糊，多數史學家將基輔羅斯 (Kyivan Rus) 視為東斯拉夫民族起源，不過居住於現今白俄羅斯一帶的白俄羅斯人歷史上絕大多數時間是受到立陶宛、波蘭與俄羅斯的交互影響，具真正意義的現代國家形式要等到 1918 年 3 月成立的白俄羅斯共和國成立，但隨著蘇共向外擴張勢力，白俄羅斯 1922 年旋即被

註<sup>18</sup> Suzette R. Grillot, "Explaining Ukrainian Denuclearization: Material Interests or Liber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7, No. 2 (2000), pp. 185~212.

註<sup>19</sup> 這和烏克蘭多民族分布概況有極大關聯，居住在烏克蘭的人口中 (多數居住在東部) 以俄語為母語的比例高達 29.3%，部分東南部省份與克里米亞 (Crimea) 甚至有高達九成人口支持以俄語為母語。烏克蘭西部民眾和波蘭有較深的連結，此乃因 1944 年至 1946 年蘇共強制要求居住在今波蘭東部的烏克蘭人搬離舊址到烏克蘭境內，大約 16 萬左右的烏克蘭人被遣送到今烏克蘭中部與東部區域，而將近 32 萬的波蘭人則被遣送到西烏克蘭地區，此舉形成一種另類的種族清洗政策。請見 Timothy Snyder,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02~214.

註<sup>20</sup> Volodymyr Kulyk, "Language Policy in Ukraine: What People Want the State to D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ciences Po-ASN conference on "Empires and Nations," Paris, 3-5 July 2008, or see <http://valerytishkov.ru/engine/documents/document1221.doc>, accessed on 7 April 2009.

註<sup>21</sup> 畢洪業，「烏克蘭政局動盪背後的俄美利益博弈」，*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第 1 期 (2008 年 1 月)，頁 60。

納入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白俄羅斯真正獲得主權獨立地位要等到 1991 年宣布獨立之後，其官方的語言文化政策也受到俄羅斯很大影響，白俄羅斯語和俄羅斯語雖同時列為白俄羅斯的官方語言，但多數白俄人將白俄羅斯語言視為落後象徵，政治菁英尤其不願學習白俄羅斯語；另一方面，多數接受俄羅斯文化或與俄國交往的白俄人則多視俄語為進步象徵。<sup>②</sup>對白俄羅斯來說，模糊微弱的民族認同（weak identity）並沒有帶來白俄羅斯的社會對立，這一種模糊的認同態度並沒有造成白俄羅斯激烈的社會衝突，主要的原因是此種白俄羅斯語言文化處於邊陲的現象造就白俄羅斯人認為其民族特徵不夠明顯，實際上還對俄羅斯文化保有一種仰慕的情感狀態。<sup>③</sup>同時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總統在白俄持續推動極權統治，壓抑各種社會對立的可能聲音，利用俄羅斯來穩固自己政權統治，最後再加上白俄近年來取得不錯的經濟發展以及由此所帶來的社會穩固基礎，讓白俄羅斯表面上並沒有過分的社會緊張情勢，然潛存的對立危機仍有可能一觸即發。<sup>④</sup>

摩爾多瓦地區舊稱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歷史上摩爾多瓦一地經常在羅馬尼亞與俄國兩地數次易手，<sup>⑤</sup>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摩爾多瓦併入羅馬尼亞，但 1940 年又懼於俄國壓力而將該地讓出，因此整個摩爾多瓦地區主要受到俄羅斯與羅馬尼亞兩大文化影響，羅馬尼亞化（Romanianization）和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是摩爾多瓦境內兩種主要的文化同化過程。<sup>⑥</sup>從人口統計學來看，在 410 萬左右的人口中摩爾多瓦人約佔 78%，烏克蘭和俄羅斯人約佔 14%，整個人口分佈亦呈現西部的摩爾多瓦勢力較為集中、愈往東部的 Transnistria 地區則多以俄語和烏克蘭語為主，同時受到

註② 在語言學上，白俄羅斯語言和俄羅斯語言界線不明的情況加深白俄羅斯文化無法深化的現象，多數白俄羅斯人能夠說一種揉和兩種語言結構的 Transianka 方言，其結果就是白俄羅斯人普遍不重視白俄羅斯語。Oliver Schmidtke and Serhy Yekelchik, eds., *Europe's Last Frontier: Belarus, Moldova, and Ukraine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55.

註③ *Ibid.*, p. 56.

註④ Jan Maksymiuk, "When Bread is Sweeter than Freedom," *Radio Free Europe*, February 28 2006, or see <http://www.rferl.org/content/article/1343877.html>, accessed on 11 April 2009.

註⑤ 14 世紀時建立獨立的摩達維亞公國（Principality of Moldavia），1538 年摩達維亞公國受鄂圖曼帝國併吞，成為土耳其的附庸國，但享有相當程度的自治地位。1812 年根據布加勒斯特條約（Treaty of Bucharest）摩達維亞併入俄羅斯帝國領土，自此俄國在這個地區推動俄化政策，但 1859 年摩達維亞西部和瓦拉西亞（Wallachia，今羅馬尼亞多瑙河以北）組成羅馬尼亞王國（Kingdom of Romania），薩拉比亞地區即今德涅斯特河（Dniester River）以西和普魯特河（Prut River）以東的地區，幾乎涵蓋今摩爾多瓦全境。請見 Alina Mungiu-Pippidi, "Disputed Identity as Unescapable Pluralism: Moldova's Ambitious Transition," *Roman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7, Issue 2 (Winter 2007), pp. 85-101.

註⑥ 除羅馬尼亞語和俄語外，摩爾多瓦南部的 Gagauz 語言（屬土耳其語系）亦為境內另一語言區，境內有眾多人口使用 Gagauz 語，因此 1991 年當摩爾多瓦正式宣佈成為獨立國家時，摩爾多瓦境內主要受到來自羅馬尼亞、俄羅斯、土耳其與烏克蘭（摩爾多瓦北部和 Transnistria 地區）交互影響。摩爾多瓦語和羅馬尼亞語有高度相似性（摩爾多瓦語為官方語言），而俄國統治期間俄羅斯人大規模人口遷徙與推動俄語教學的結果也使俄語使用人口大幅增加，其他烏克蘭語和 Gagauz 語亦為摩爾多瓦境內區域性官方語言。請見 Oliver Schmidtke and Serhy Yekelchik, eds., *Europe's Last Frontier: Belarus, Moldova, and Ukraine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op. cit., pp. 79-96.



俄國勢力影響，目前已經是實質獨立的 Transnistria 政治實體因民族認同問題而常有獨立於摩爾多瓦之外的呼聲，目前僅差國際未給予正式承認而已。<sup>①</sup>影響摩爾多瓦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在於親歐或親俄的民族認同，俄國透過支持摩爾多瓦現任總統佛洛寧 (Vladimir Voronin, 2001-) 的方式以維繫俄摩雙邊關係，同時俄軍亦在 Transnistria 駐紮，藉此向摩爾多瓦施壓；然多數摩爾多瓦民眾情感上與羅馬尼亞較為親近，希望與歐盟發展更密切互動，歷次選舉主要議題也以親歐或親俄的外交政策為主要政見。因此摩爾多瓦境內的社會穩定與否主要還是在於摩爾多瓦的外交關係發展，為求能夠緩和摩爾多瓦境內不同民族的對立情況，摩爾多瓦特於 2003 年 11 月修定國籍法，允許摩爾多瓦民眾持有雙元的公民身分 (dual citizenship)，摩國民眾可以同時享有羅馬尼亞、俄國或烏克蘭的公民身分，但實際上此舉打開摩爾多瓦與羅馬尼亞民間交流的大門，為雙方開展更密切的互動關係做準備。<sup>②</sup>

## 二、民主化程度

東歐各國民主化發展是第三波民主化重點研究之一，民主化過程所選擇的方式可連帶影響國家的政治與外交選項選擇，這些國家民主化轉型過程可分為內生渠道 (憲政體制內的權力機關發動) 抑或外在渠道 (超越憲政體制的變革方式)，不同國家面臨環境變遷與民主化過程手段有所不同，但民主化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即為改革派 (脫離舊蘇聯影響) 與保守派 (和舊蘇聯保持緊密關係) 間權力爭奪。<sup>③</sup>不過改革派與保守派權力爭奪過程中主要訴求是以歐盟／俄羅斯為分隔線，和這兩大強權的合作與否成為國家外交政策主要關心對象，反過來說，歐盟對這些國家主要外交政策表現方式為民主化推動，亦即民主化發展是歐盟決定與這些國家交往的基礎，民主化程度高低與否影響東歐國家與歐盟政經發展關係。<sup>④</sup>

烏克蘭獨立後民主化過程歷經克拉夫區克 (Leonid Kravchuk, 1991-1994)、庫其馬 (Leonard Kuchma, 1994-2004) 和尤申科 (Viktor Yushchenko, 2004-) 三個不同時期，獨立之初克拉夫區克憑藉著民族主義的訴求獲得烏克蘭民眾超過九成的認同，烏克蘭從此脫離蘇聯獨立，而後再以極高的得票率贏得烏克蘭獨立地位與總統一職，繼任的庫其馬則以主張建立與俄羅斯緊密的合作關係而贏得總統選舉，顯然東西部認同與歐／俄關係政策主軸仍是影響政治發展重要因素，但 2004 年以改革派和歐洲派自居的尤

註① 俄國在摩爾多瓦東邊的德聶斯特河 (Dniester River) 駐紮軍隊，藉保護居住在這塊區域上之俄羅斯人而隨時伺機干預摩爾多瓦政治發展。Charles King, *The Moldovans: Romania, Russia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p. 178-208.

註② Oliver Schmidtke and Serhy Yekelchuk, eds., *Europe's Last Frontier: Belarus, Moldova, and Ukraine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op. cit., pp. 88-90.

註③ 吳玉山，「政權合法性與憲改模式：比較台灣與歐洲後共新興民主國家」，*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1 期 (2006 年 1/2 月)，頁 1-28；吳東野，「後冷戰時期歐盟對中亞地區之戰略作為：強權政治的意涵」，*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4 期 (2006 年 7/8 月)，頁 1-30。

註④ 相反的，與俄羅斯交往關係中以經濟互動較為重要，這將在本文下節論及。

申科再度贏得大選，烏克蘭的政策再度擺回歐盟軌道。<sup>①</sup>從民主化發展程度來看，烏克蘭民主化表現大抵上遵循基本的民主規範要求，定期公開的選舉、相對獨立的大眾媒體環境、擁有自由結社權的市民社會，但貪污與司法受到政治干預等問題則持續存在，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均指出烏克蘭境內仍有結構性貪污現象，司法改革也有很大的進步空間。<sup>②</sup>

相較於烏克蘭民主表現，白俄羅斯民主化過程呈現更低度發展，盧卡申科自 1994 年起擔任總統一職以來未曾間斷過職務任期，盧卡申科先於 1996 年取消憲法規定總統任期五年得連任一次的規定，再將原本應於 1999 年舉行的總統大選延至 2001 年舉行，成為歐洲地區唯一無任期限制的總統職務。<sup>③</sup> 2006 年盧卡申科參加第三次總統競選，開票結果顯示對手米林凱維其（Alexander Milinkevich）和科蘇林（Alexander Kazulin）兩人相加的得票率還不到 10%，根據歐安組織（Organization of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觀察指出白俄羅斯總統選舉過程「國家機器進行嚴重的選舉舞弊並對基本人權進行嚴格限制」。選舉過程賄選、政治介入、司法制度不公等現象層出不窮，這些舞弊作為使得盧卡申科能夠順利繼續擔任總統一職。<sup>④</sup>除選舉舞弊以外，政黨政治發展亦受到國家操控，白俄目前有效運作政黨均為支持政府的政黨，而其他反對派組成的政黨均無法在國會中擁有任何席次。<sup>⑤</sup>至於在箝制市民社會發展面向上，盧卡申科於 1999 年頒布命令要求所有白俄羅斯政治性團體、工會與各式非政府組織必須向政府重新申請登記，未登記者一律以違法論處，而登記者則必須接受政府領導、接受政府指揮，各式團體的會員人數亦受到限制，最多不超過千人之譜。<sup>⑥</sup>除此之外，盧卡申科還直接控制白俄羅斯的媒體經營，白俄羅斯的國營電視台均受到政府嚴密管制，社會上缺乏獨立客觀的媒體環境，因此造就出一元化的政治環境，反對黨無法在公開的媒體環境中享有發聲的權力。

摩爾多瓦的民主發展較為特別，摩爾多瓦的總統由國會選舉產生，民主程度仍

註① 此即著名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請見吳玉山，「顏色革命的許諾與侷限」，*台灣民主季刊*，第4卷第2期（2007年6月），頁67~112。

註② 烏克蘭媒體 Channel 5 在 2004 年選舉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有別於官方的新聞角色，請見 <http://www.ukrainatv.com/>。

註③ Verena Fritz, *State-build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and Russi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11~241.

註④ 白俄羅斯中央選委會對總統選舉的造假功夫讓以嚴守中立、強調人權保障著稱的歐安組織也大開眼界。大選前歐安組織派出近五百名觀察員就近觀察白俄選舉，不過白俄當局對這些觀察團採取住居與行動限制，讓觀察團無法取得選舉真實面貌；此外白俄官方甚至還主動撤銷喬治亞國會議員和波蘭記者的採訪之行，此舉乃是為了避免外界影響白俄官方的如意算盤，請見 [http://www.opendemocracy.net/globalization-institutions\\_government/landslide\\_3371.jsp](http://www.opendemocracy.net/globalization-institutions_government/landslide_3371.jsp)

註⑤ Verena Fritz, *State-build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and Russia*, op. cit., p. 222.

註⑥ Elena Korosteleva, Colin Lawson, and Rosalind March, eds., *Contemporary Belarus: Between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低。<sup>㉞</sup>在選舉方面，中央與地方各級選舉雖符合定期選舉基本要件，但仍存在選舉舞弊與參選人不公平競爭現象。共產黨（Party of Communists of the Republic of Moldova）雖為執政黨，不過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ic Peoples Party）和民主摩爾多瓦（Moldova Democrata）亦在國會擁有相當席次，顯示反對黨亦有生存空間。在公民社會發展方面，摩爾多瓦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發展不易，多數境內 NGO 均存在經費匱乏問題，但近 10 年 NGO 發展較為蓬勃，多數組織已開始推動教育、健康和文教活動，並且也有若干組織涉入政治性活動，2005 年約 200 個 NGO 組成「自由與公平選舉聯盟」（Coalition 2005 for Free and Fair Elections）觀察當年國會大選過程，作為 NGO 介入政治活動之先聲。<sup>㉟</sup>在媒體方面，摩爾多瓦已有若干獨立於政府以外的頻道，如 Antenna-C, Euro TV 等，雖然經費有限且偶爾受到政府不當干擾，但已可發揮有限監督力量，同時摩爾多瓦政府也開始推動媒體私有化過程，政府全盤掌握媒體的現象已出現鬆動，不過大環境仍對媒體經營不利，政府政策仍未完全開放也是限制主因。關於烏白摩三國民主化程度表現之比較請見表 1。

表 1 三國民主化程度比較

	烏克蘭	白俄羅斯	摩爾多瓦
民主治理	4.75	7.00	5.75
選舉過程	3.00	7.00	3.75
市民社會	2.75	6.50	3.75
獨立媒體	3.75	6.75	5.25
地方自治	5.25	6.50	5.75
司法獨立	4.50	6.75	4.50
打擊貪污	5.75	6.25	6.00
總結 民主得分	4.25	6.68	4.96

資料來源：自由之家以分數高低做為對國家民主化程度高低判定，分數越低代表民主化程度越高、分數越高則代表民主化程度越低，此三國民主化程度整理自 Freedom House, "Governance Crisis in Central Europe: Is the Democratic Consensus Eroding?" *Nations in Transit 2007*, 或見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366&year=2007>

### 三、經濟發展與對外依賴

烏克蘭近年經濟成長表現除 1996 與 2005 年遭遇較嚴重的經濟衰退外，近年成長幅度約在 5-7% 左右，白俄羅斯經濟近年享有相當高的成長率，自 2000 年的 5.8% 逐年上升至 2007 年的 8.2%，2004 年甚至出現高達 11.4% 的成長率，摩爾多瓦的經濟成長

註<sup>㉞</sup> 總統一職必須由國會三分之二多數席次通過產生，如在 30 天內無法選出總統則國會自動解散重新舉行大選。佛洛寧的身分特殊，他兼有俄羅斯名字與羅馬尼亞血統，同時是共產黨第一書記與留學過俄羅斯社會科學院。

註<sup>㉟</sup> David Black, Jeff Chinn, Robert Herman, and Charlotte Watson, *Moldova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ecember 2005).

在 2003-2005 年間表現較為突出，然 2006 年以後似有下滑趨勢，經濟發展的成效未能延續 2003 年的幅度。更清楚數據請見表 2。

表 2 國內生產毛額增長率 (Growth in real GDP)

單位：%

國家 \ 年份	2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烏克蘭	5.9	9.6	12.1	2.7	7.3	7.6
白俄羅斯	5.8	7.0	11.4	9.4	9.9	8.2
摩爾多瓦	2.1	6.6	7.4	7.5	4.8	3.0

資料來源：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2008, <http://www.ebrd.com/country/sector/econo/stats/mptgrow.xls>

從外商直接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表現據來看，烏克蘭的 FDI 從 2005 年開始出現戲劇性變化，該年度 FDI 流入約為前一年的 4 倍有餘，並且延續至 2007 年，根據歐洲復興暨開發銀行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 的估計 2008 年也可能超過 80 億美元。白俄羅斯的 FDI 大幅成長出現在 2007 年，2006 年以前呈現緩步增長趨勢，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摩爾多瓦境內，摩爾多瓦 2007 年的 FDI 增長幅度較為明顯，2006 年之前雖有增長但不夠顯著。更詳盡之 FDI 數據請見表 3。

表 3 外商直接投資

單位：百萬美元

國家 \ 年份	2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烏克蘭	594	1411	1711	7533	5737	9218
白俄羅斯	119	170	163	303	351	1769
摩爾多瓦	127	71	146	199	223	443

資料來源：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http://www.ebrd.com/country/sector/econo/stats/mptfdi.xls>

再從烏白摩三國主要貿易夥伴統計數據來看，烏克蘭的對外出口比重呈現向西邊傾斜的過程，根據烏克蘭的官方統計，1996 年烏克蘭出口至獨立國家國協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ce State, CIS) 的比重為總出口量的 51%，2007 年則下降至 37.8%，而同時間烏克蘭對歐盟的貿易比重則由 1996 年的 23% 上升至 2007 年的 28%。<sup>39</sup> 白俄羅斯則相當依賴俄羅斯市場，根據統計，2007 年之前白俄羅斯主要進出口對象為俄羅斯與烏克蘭，光俄羅斯一國市場即約佔每年白俄羅斯出口貿易量的 5-6 成以上，再加上烏克蘭及其他 CIS 國家總共佔了白俄羅斯近七成的出口。2007 年白俄

註<sup>39</sup> “Geographical structure export/import of Ukraine,”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or see [http://ukrstat.gov.ua/control/en/localfiles/display/operativ/operativ2005/zd/zd\\_rik/zd\\_e/g\\_s\\_rik\\_e.html](http://ukrstat.gov.ua/control/en/localfiles/display/operativ/operativ2005/zd/zd_rik/zd_e/g_s_rik_e.html), accessed on 16 August 2008.

對 CIS 的貿易量雖有下降，然貿易比重亦高達 57% 左右。<sup>④①</sup>摩爾多瓦的主要貿易對象亦為獨立國家國協，1997 年摩爾多瓦總出口貿易量的 69% 目的地為 CIS 國家，但 2007 年比重則降為 41%，其中對於俄羅斯的出口下降是主要原因，而對歐盟的出口貿易量則由 1997 年的 21% 上升至 50%，上升幅度最為明顯。<sup>④②</sup>

## 肆、三國內部改革與外交政策偏好分析

從上述對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摩爾多瓦三國的分析可知，此三國雖同為由共產主義向後共產主義轉型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但此三國無論在社會穩定、民主發展與經濟表現上呈現程度不一、具差別意義的國別發展，這些差異連帶導致此三國分別選擇不同走向的外交政策。

### 烏克蘭

從內部改革與外交政策偏好分析面向來看，烏克蘭外交政策主要受東西分歧的社會對立、民主化深度不足、經濟依賴俄羅斯所影響。

在烏克蘭內部社會穩定方面，由於俄國在烏克蘭境內有民族對立議題可供操作，因此隨著俄烏雙方對立衝突升高之際，俄羅斯使用軍事威嚇的可能性也隨之提升。當 2006 年與 2009 年俄烏雙方天然氣價格衝突發生時，俄國一方面透過以威嚇停止供應天然氣的方式抬高價格來提高本國外匯收入，另一方面則以此影響烏克蘭內部政治發展、嘗試影響下一次總統大選。<sup>④③</sup>烏克蘭受限於俄羅斯天然氣供應的弱勢而考慮將俄國黑海艦隊駐紮在克里米亞的 Sevastopol 租金提高，作為懲罰俄國提高天然氣價格的回應之道，不過克里米亞半島親俄的關係使得俄羅斯有操作空間，俄國決定向克里米亞強調民族認同訴求，威嚇如果烏克蘭或其他歐盟國家採取過於激烈的方式回應俄國，則俄國將可能讓克里米亞採取相同方式脫離烏克蘭掌控。<sup>④④</sup>俄國藉由民族認同訴求來造

註④① Trade balance of Belarus, Ministry of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or see [http://belstat.gov.by/homep/en/indicators/trade\\_balanc\\_en\\_year.html](http://belstat.gov.by/homep/en/indicators/trade_balanc_en_year.html), accessed on 16 August 2008

註④② External Trade of Moldova,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Republic of Moldova, or see [http://www.statistica.md/statistics/dat/1126/en/Comert\\_exterior\\_1997\\_2007\\_en.pdf](http://www.statistica.md/statistics/dat/1126/en/Comert_exterior_1997_2007_en.pdf), accessed on 16 August 2008.

註④③ 俄國透過要求天然氣恢復市場價格與威嚇停止供應天然氣的方式成功讓烏克蘭由原先支付每千立方公尺 50 美元的價格提升至 2006 年初的 95 美元，再增加至 2006 年秋的 130 美元。俄國除以天然氣價格回歸市場機制作為主要訴求外，另外將能源供應問題與歐盟其他國家掛鉤，藉此凸顯天然氣供應需要俄羅斯、烏克蘭和歐盟三方共同解決。請見 Oliver Schmidtke and Serhy Yekelchuk, eds., *Europe's Last Frontier: Belarus, Moldova and Ukraine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op. cit., pp. 157-173.

註④④ Vladimir Socor, "Putin on Kosovo and Post-Soviet Conflicts: Destructive Ambiguity," *Eurasia Daily Monitor*, 2 February 2006, or see [http://www.jamestown.org/edm/article.php?volume\\_id=414&issue\\_id=3606&article\\_id=2370733](http://www.jamestown.org/edm/article.php?volume_id=414&issue_id=3606&article_id=2370733), accessed on 7 September 2008. 不過實際上柯索沃已於 2008 年 2 月獨立，除零星小規模衝突外，東歐的克里米亞或其他俄國裔人口集中地並未傳出大規模的種族衝突事件。

成社會對立的手段促使烏克蘭暫時打消租金提高的報復措施，由此可見社會穩定的訴求對外交政策產生一定影響。

在民主化深度議題方面，雖然尤申科決定倒向歐盟成爲尤氏執政時期最重要外交政策，不過內部民主化改革仍是需要克服的障礙，尤申科和提摩申科之間的政治鬥爭也對烏克蘭帶來政治對立、反對黨則時時揚言削減總統尤申科的職權，而總統則控訴反對黨嘗試發動政變、推翻民選政權，凡此皆爲烏克蘭政治民主化發展投下陰影。<sup>④</sup> 歐盟爲求穩定烏克蘭政治發展局勢，除釋放給烏克蘭明確的訊號希望烏克蘭的民主化步伐能朝歐盟期望的方向前進，同時邀請俄國和歐盟共同協助、確保烏克蘭政治穩定。歐盟希望俄國能共同保證烏克蘭政治穩定的主要原因仍是俄羅斯對烏克蘭擁有的政治影響力，尤其當 2008 年俄羅斯和喬治亞衝突事件發生之際，歐盟與烏克蘭擔憂軍事衝突的危險將有害於烏克蘭執政當局的穩定。<sup>⑤</sup>

在經濟依賴俄羅斯方面，雖然橙色革命爲烏克蘭外交政策帶來根本性改變，但即便尤申科決心向歐盟靠攏之際，烏克蘭極需要歐盟對其提供經濟援助與各項協助以改善對俄羅斯之經濟依賴。因此烏克蘭在開放外商投資與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之際，主要著眼於吸引歐盟各項資金與技術，這些改革內容包含加快國有企業私有化速度、建立中央銀行獨立機制、降低出口限制與提供合宜的立法規範等。雙方經貿關係還可見於雙方針對烏克蘭加入世貿組織議題上，烏克蘭在歐盟協助下進行上述經濟體系改革、引進歐洲中央銀行概念協助烏克蘭建立中央銀行獨立機制；<sup>⑥</sup> 烏克蘭也已順利於 2008 年 5 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爲世貿組織第 152 個會員國，而歐盟居中扮演重要角色。<sup>⑦</sup> 歐盟同時也成爲烏克蘭最大外資來源，烏克蘭吸引外商投資從 2004 年的 17 億美元劇升至 2005 年的 75 億美元，再增加至 2007 年的 92 億美元，外商投資增加的主要來源以德國、法國和其他歐盟國家爲主，現階段烏克蘭與歐盟經貿談判重點已提升至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層次，期望能進一步推動雙方經貿合作。<sup>⑧</sup>

## 白俄羅斯

從內部改革與外交政策偏好分析面向來看，白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主要受極權統治與僵化的社會穩定、民主化深度不足、經濟依賴俄羅斯所影響。

在社會穩定面向方面，受限於民族認同框架尚未建立的窘境中，白俄羅斯人對於白俄羅斯文化與語言的特殊與優越性感到懷疑，同時外有大斯拉夫民族認同競爭，內

註④ <http://www.eubusiness.com/news-eu/1220628724.1/>, accessed on 26 September 2008.

註⑤ <http://www.eubusiness.com/news-eu/1219834923.25/>, accessed on 26 September 2008.

註⑥ 根據烏克蘭銀行法規定，烏克蘭總統有權任命並隨時解除央行總裁與其他六位董事職務，此舉造成烏克蘭的中央銀行受到政治力量過分介入，並可能導致貨幣政策受到不當政治力之干預，因此爲維持貨幣穩定與中央銀行獨立地位，歐盟建議烏克蘭應給予中央銀行不受總統干預的獨立地位。

註⑦ 烏克蘭已於 2008 年 5 月 16 日正式成爲世貿組織會員國，請參照世貿組織官方網頁 [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08\\_e/acc\\_ukraine\\_apr08\\_e.htm](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08_e/acc_ukraine_apr08_e.htm), accessed on 23 June 2008.

註⑧ <http://www.eubusiness.com/news-eu/1231709521.17/>, accessed on 12 January 2009.

外環境基本上制約白俄羅斯外交政策選擇。白俄羅斯一面倒向俄國的外交政策表現主要是雙方政治結盟，1997年4月俄羅斯與白俄羅斯雙方簽訂「白俄羅斯與俄羅斯聯盟條約」(Treaty on the Union between Belarus and Russia)，再於1999年12月簽訂「關於創設俄羅斯與白俄羅斯聯盟國家條約」(Treaty on the Creation of a Union State of Russia and Belarus)，白俄羅斯期望透過雙方結盟來解決其政治與經濟弱勢，構思國家之組成以共同議會、共同貨幣與輪值總統的方式來徹底解決白俄羅斯對俄國依賴，將原先俄國與國的依賴方式轉變成為在國家內部享有對等地位的政治實體、而輪值總統的方式亦使白俄羅斯可能出任新國家的總統。<sup>④</sup>不過盧卡申科的提議卻被俄羅斯冷處理對待，前俄國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雖然口頭上支持此一提議，不過直到葉爾欽下台前未見實質行動，<sup>⑤</sup>繼任者普丁(Vladimir Putin)對兩國組成聯盟國家的提議則讓白俄羅斯大吃一驚：普丁期望白俄羅斯直接分解成6個省份，再以6個省份的地位加入俄羅斯聯邦。普丁的態度很明顯，白俄羅斯如要加入俄國就沒有存在必要。<sup>⑥</sup>所以當普丁提議分解白俄羅斯以此併入俄羅斯時，盧卡申科只好退回原先重構民族認同軌道上，這次他爭取的訴求對象是年輕一輩的白俄羅斯民眾，針對那些沒有蘇聯時期經驗的年輕人給予國族主義認同建構，強調即使缺乏強烈民族認同的特殊性，白俄羅斯依然可以是獨立國家、發展自己道路，所以建立有別於大俄羅斯國家認同的發展方向是現階段盧卡申科主要訴求，對後冷戰時期新興國家發展道路而言，儘管民族認同力量薄弱，但這卻是維繫國家獨立的重要依據。由民族認同遞延出的社會穩定討論則是白俄羅斯國家統治機器控制社會穩定，白俄羅斯境內沒有嚴重的種族對立問題，盧卡申科小心翼翼推動有限的民族主義運動，因為他深知缺乏俄國支持的白俄政權將有如失去基石般的不穩。盧卡申科透過國家機器的統治來維持社會穩定，其在白俄羅斯實行的獨裁統治延續共黨時期的管制政策，盧卡申科還以俄國「紅帶」(Red Belt)自居，要求白俄羅斯與烏克蘭東部組成堅實的防衛陣線，共同捍衛西方勢力入侵。<sup>⑦</sup>

在民主化程度方面，由於歐盟會籍身分目前仍不是白俄羅斯外交政策選項，因此民主化程度尚不影響歐盟與白俄羅斯之交往。歐盟對外政策主軸有濃厚的民主化思考，白俄羅斯民主化程度又是歐俄中間地帶民主化程度最低之國家，因此如果白俄羅斯民主化表現沒有明顯改善，則歐盟現階段尚無推動進一步經濟交往的可能性，這從歐盟睦鄰政策推動時獨缺對白俄羅斯行動計畫可見，歐盟並不急於短期內透過強化雙

註④ Margarita Balmaceda, ed., *Independent Belarus: Domestic Determinants, Regional Dynamic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West*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註⑤ Robert H. Donaldson, "Boris Yeltsin's Foreign Policy Legacy," Presented to the 41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March 18, 2000, or see <http://www.personal.utulsa.edu/~robert-donaldson/yeltsin.htm>

註⑥ David Marples, "Europe's Last Dictatorship: The Roots and Perspectives of Authoritarianism in 'White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7, No. 6 (2005), pp. 895-908.

註⑦ Oliver Schmidtke and Serhy Yekelchuk, eds., *Europe's Last Frontier: Belarus, Moldova and Ukraine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op. cit., p. 61.

方經貿交流、白俄經濟體系改革的方式推動白俄羅斯民主化發展，歐盟認為白俄羅斯民主化發展的根本問題在於政治體系本身的封閉。<sup>⑤③</sup>

在經濟對俄依賴方面，由於白俄羅斯與俄國經濟交往仍是結構性依賴，就目前來看，白俄羅斯如要擺脫對俄羅斯經濟依賴，唯一方式就是大幅採取西化政策，引入歐盟各會員國之經濟援助與資金以強化白俄羅斯經濟體質與改革步伐，不過由於白俄羅斯對俄國的完全依賴（市場、能源、資金與技術依賴），讓白俄羅斯要擺脫結構性的依賴關係在短期內幾乎不可能；經濟依賴同時侷限白俄羅斯政策選項，白俄羅斯不僅極度依賴俄羅斯的經濟市場與能源進口，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與經貿活動、外商投資同樣影響白俄羅斯經濟發展，而白俄羅斯採行的封閉性經濟政策，以企業國有化、集體經濟、重視分配正義的方式穩固盧卡申科統治地位，亦即所謂的「新共產主義」（Neo-Communism）統治模式，與過去共產時期所不同者僅為拋棄共產主義僵化的意識形態，其餘強調極權統治、集體人權與分配正義等意識框架則如出一轍，在此情況下歐盟勢無可能大幅開展其與白俄羅斯之經濟交往。<sup>⑤④</sup>

### 摩爾多瓦

從內部改革與外交政策偏好分析面向來看，摩爾多瓦的外交政策主要受東西分歧的社會對立、民主改革深化不足、以及由經濟依賴俄羅斯向歐俄平衡交往過渡所影響。

在社會對立面向，摩爾多瓦社會對立問題並不嚴重，民族認同受斯拉夫認同影響在三國中最小，相反的，其受羅馬尼亞認同影響較大，因此摩國內部主要的爭議在於摩爾多瓦是否應該加入羅馬尼亞或維持目前獨立狀態。其實羅馬尼亞與摩爾多瓦早於1990年初即磋商統一之可能性，但由於兩國各自有內部問題需要克服（羅馬尼亞的入盟挑戰與摩爾多瓦的反對勢力）、以及 Transnistria 受俄國扶持獨立而無法一併討論統一問題等，導致雙方統一談判停滯，因此繼任的佛洛寧總統決定採行與白俄羅斯相仿的國家認同政策、改以獨立的摩爾多瓦作為建立認同的唯一來源。<sup>⑤⑤</sup>這一種和羅馬尼亞文化相近的因素使摩爾多瓦在各方面容易到受羅馬尼亞影響，強化摩爾多瓦向西方偏移的動力。

在民主化改革問題上，摩爾多瓦緩步的民主化改革過程也影響其外交選擇。摩爾多瓦已有初步民主改革成果，政治菁英與民眾已能接受民主概念，理念辯論也可以成

註⑤③ 白俄羅斯均未出現在歐盟2004年12月第一波以及2005年3月第二波睦鄰政策國別行動計畫中，主要就是因為歐盟評估白俄羅斯選舉不公、迫害人權現象依然沒有改善，因此排除行動計畫項目下的政治對話、經濟援助與交流，以及區域性合作推展。

註⑤④ Oliver Schmidtke and Serhy Yekelchuk, eds., *Europe's Last Frontier: Belarus, Moldova and Ukraine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op. cit., p. 71.

註⑤⑤ Valerii Karbalevich, "The Belarusian Model of Transformation: Alaksandr Lukashenka's Regime and the Nostalgia for the Soviet Pa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p. cit., pp. 92-93.



為公眾討論議題。<sup>56</sup>此外，當羅馬尼亞加入歐盟可能性增強、2003 年歐盟於 Thessaloniki 高峰會上確認羅馬尼亞入盟議程時，摩爾多瓦境內支持與歐盟發展更緊密關係的聲音隨之增加。摩爾多瓦發現羅馬尼亞可以成為歐盟內支持摩國的有利聲音，因此建構摩羅雙方「特別關係」的訴求幾乎成為摩爾多瓦內部共識，2005 年國會大選時歐盟整合議題成為大選主軸，執政的共產黨要求將國家轉變成為合乎歐盟標準的歐洲國家、以加入歐盟的長遠戰略訴求；而在野重要政黨「我們的摩爾多瓦」(Alianța Moldova Noastră)、「摩爾多瓦民主黨」(Partidul Democrat din Moldova) 和「社會自由黨」(Partidul Social Liberal) 組成的選舉聯盟均主張和歐盟的結合是摩爾多瓦戰略上重要改變，認為此舉將能為摩爾多瓦帶來重大且正面影響，執政與在野政見差異僅為與歐盟統合速度與方式而已。<sup>57</sup>2009 年 4 月摩爾多瓦再度舉行國會大選，雖然首輪開票結果由共產黨獲得多數，但摩爾多瓦民眾不信任開票結果、要求重新計算票數，反對陣營也認為應該重新舉行大選。首都 Chișinău 於是出現大規模群眾示威運動，鎮暴部隊與反對群眾衝突中並有多人死傷、百人被捕的消息傳出。<sup>58</sup>而後摩爾多瓦在總統大選遲遲未能出爐、以及歐盟和國際輿論壓力下決定 7 月重新舉行國會大選，7 月底的選舉結果由反對聯盟(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iberal Party, Democratic Party, Our Moldova Alliance)獲勝，取得國會 101 位席次中的 53 席，共產黨僅獲得 48 席。根據摩國憲法規定，未來國會選舉總統需要 60 席以上議員同意，反對聯盟勢必需要共產黨的支持才有可能實現。<sup>59</sup>從此次摩國群眾運動之發生、訴求和可能後續影響來看，抗議群眾以國會大選選舉過程不公為主要訴求，所以並不同意摩國總統和法院所提僅重新計算國會大選之票數，反對派認為為求糾正選舉舞弊，國會應重新舉行大選。就目前觀察來看，此次摩爾多瓦的群眾運動和先前東歐中亞地區的顏色革命 (color revolution) 有若干差異：在選舉舞弊問題上，歐安組織的民主制度與人權辦公室 (Offic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選舉觀察報告指出此次摩國大選並無嚴重之舞弊現象，<sup>60</sup>歐洲議會議員 Baroness Nicholson 的觀察也間接證明摩國軍警攔下試圖從 Transnistria 返回投票的民

---

註<sup>56</sup> 社會學習論認為國家對於認同選擇過程來自激進式社會抗議／動員 (social protest/mobilization) 方式或溫和式社會學習方式來自我調適，以符合社會期望所需，請參見 Audie Klotz, *Nor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rew Cortell and James Davis, "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0, No. 4 (1996), pp. 451-478; Sonia Lucarelli and Ian Manners, eds., *Values and Principles in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 (N.Y.: Routledge, 2006), pp. 114-129.

註<sup>57</sup> <http://www.pdm.md/main/a/english>, accessed on 9 September 2008.

註<sup>58</sup> <http://www.ft.com/cms/s/0/91945196-25bf-11de-be57-00144feabdc0.html>, accessed 11 April 2009.

註<sup>59</sup>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8173649.stm>, accessed 2 September 2009.

註<sup>60</sup>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7995906.stm>, accessed on 14 April 2009.

眾，但外界殊難判定這群人士支持或反對共黨統治的選民。<sup>①</sup>從摩爾多瓦此次國會大選的角度分析，摩國的民主化已有相當發展，因此抗議群眾能透過媒體（此次除傳統媒體外，網路的 Twitter 軟體更發揮推波助瀾的效果）互通訊息、同時摩國首都市長 Dorin Chirtoaca 是反對派自由黨（Liberal Party）成員，因此支持群眾示威運動。

在經濟依賴問題上，摩爾多瓦 1994 年加入獨立國家國協並大幅擴張與俄國貿易往來，雙方貿易量最高峰出現在 1997 年間，但隨著 1998 年俄羅斯金融危機爆發後雙方貿易量快速下降。2001 年俄摩經濟關係出現重要變化，俄國政府決定削減原先摩爾多瓦輸往俄國 14 類經濟商品經濟（主要為農產品與紡織類商品）特殊待遇，但這 14 大類商品約佔摩爾多瓦出口 47% 比重，對摩爾多瓦出口造成沉重打擊；2003 年摩爾多瓦原期望可以加入由俄國所主導的共同經濟區（Common Economic Area）來獲得經濟補償亦宣告瓦解，此舉導致摩爾多瓦決定開放外交政策選項，嘗試性地選擇向歐盟靠攏，向歐盟釋出強化交流的善意。<sup>②</sup>實際上，小規模的歐摩雙邊交往始於 1998 年雙方簽訂夥伴與合作協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第二任總統盧辛斯基（Petru Lucinschi, 1997-2000）已經表明希望成為歐盟協定夥伴、加強雙方在各領域合作；2003 年現任總統佛洛寧則正式拋出歐洲整合戰略作為摩爾多瓦外交政策新選擇，並稱此一選擇「無可回頭」（irreversible）。從經濟發展面向上看，摩爾多瓦人均國民生產毛額為 2900 美元，遠低於白俄羅斯的 10900 美元和烏克蘭的 6900 美元，在三國表現上敬陪末座，擔憂被排斥在歐洲兩大主流強權勢力圈外、進而被孤立與邊緣化。<sup>③</sup>這主要是因為摩爾多瓦與俄國緊密相連的經濟依賴未能為摩爾多瓦帶來明顯之實質經濟效益，摩爾多瓦向外輸出的低附加價值產品無法使該國獲利，而俄國在能源輸出與給予摩爾多瓦優惠貿易待遇的誘因又逐步縮減，因此促使摩爾多瓦認真思考外交政策重新調整之必要性，所以當俄國取消摩爾多瓦的經濟優惠地位時，摩爾多瓦自然很容易向外尋找其他經濟力量以求發展，但在基本依賴結構未改變前提下摩爾多瓦採取既親俄且親歐的平衡策略。

## 伍、結論：親俄抑或親歐的外交選擇？

從上述分析架構綜合論述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摩爾多瓦的外交選擇可知，社會穩定、民主化程度與經濟依賴屬於自變數，是影響此三國外交政策的主要變因；而外交

註① <http://www.tol.cz/look/TOL/article.tp?IdLanguage=1&IdPublication=4&NrIssue=316&NrSection=2&NrArticle=20502>, accessed on 14 April 2009.

註② Ann Lewis, ed., *The EU and Moldova: on a Fault Line of Europe* (London: Federal Trust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04), pp. 133~143.

註③ 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計算，請見 The World Factbook,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f U.S., or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accessed on 7 September 2008.

選擇則屬於依變數，因循著自變數變動而跟著改變。就本文分析架構來看，本文有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社會穩定影響外交政策走向，而民族認同是否穩固、是否有外部競爭性的認同力量又影響國家社會穩定狀態至鉅。假使國家內部不存在各民族可接受的政治權力合法競爭機制，不同民族間競爭認同的衝突將可能連帶受到外國力量的介入、引發社會族群對立與衝突、最終並可能改變外交政策走向。尤申科上台後烏克蘭與俄羅斯出現緊張的衝突關係即為明例，語言、文化和簽證政策等所引發的國內的社會對立引起俄羅斯的高度關心，同時也直接導入俄國干預內政事務（選舉）的過程，俄國動用強制外交手段、犧牲烏克蘭社會穩定的代價來箝制烏克蘭政府親西方走向。摩爾多瓦的社會穩定議題主要受東西部分裂影響，然而此種影響的力量受到 Transnistria 實質獨立的結果逐漸減緩，當獨立既成事實，摩爾多瓦的認同也漸趨一致，干擾社會穩定的因素也就隨之降低。白俄羅斯的社會狀態最為穩固，自我認同的支持度不高、國家機器的統治又尚稱穩固，因此社會穩定因素短期內並非影響外交政策走向之重要關鍵。

第二，民主化程度高低在烏克蘭與摩爾多瓦兩地亦是影響外交政策走向重要關鍵，烏克蘭在三國的民主評比指數雖然較高，但境內諸多貪污腐敗與舞弊現象仍層出不窮，然在歐盟與其他國際組織監督下，透過革命推翻政權的可能性已大為下降，不過雖然革命可能性不大，但貪腐問題仍是影響歐盟與烏克蘭發展更緊密交往關係的重要制約因素；摩爾多瓦現階段歷經民主轉型陣痛，截至本文完稿之日止其國內總統選舉爭議尚未落幕，但摩國內部爭取民主改革的力量已影響國內政治秩序，反對陣營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標就是和歐盟開展更積極的全方面交往關係，這對摩爾多瓦未來外交走向勢必有重大影響，而摩爾多瓦的外交走向變動也將影響東歐各國的區域合作、能源供應、與俄國交往關係、Transnistria 地區獨立問題、與歐盟的經濟合作關係等，這些議題均值得未來密切關注。白俄羅斯的極權統治在三國中最為穩固，目前也看不到民主化進程的可能，然歐盟近期已經與白俄羅斯開展首波的接觸，盧卡申科透過釋放前反對派政治領袖科蘇林的方式向歐盟表達善意，而歐盟亦考慮解除對白俄羅斯的經濟與簽證制裁，<sup>④</sup>此外，歐盟更決定於布拉格高峰會上邀請盧卡申科參加，顯示在取消簽證制裁後，歐盟正逐步開展雙方正式交往，嘗試以歐盟熟悉的政治對話方式解決雙方歧見。<sup>⑤</sup>俄國對此發展表示憂心忡忡，雖然俄羅斯對此等情勢發展沒有太多著力點，但俄國認為此舉是歐盟想要逼迫白俄羅斯在歐盟與俄國之間選邊。儘管如此，白俄羅斯短期內大幅更動外交政策走向的可能依然不大，白俄羅斯全面依賴俄羅斯的基本架構不變，更動外交走向的可能性也就幾乎不存在。

第三，經濟依賴在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摩爾多瓦亦扮演不同制約性角色，此三國

---

註④ Kozulin 因抗議白俄選舉不公於 2006 年遭判決入獄服刑，被視為白俄羅斯政治犯代表，歐盟與美國隨即對白俄羅斯祭出制裁，包括經濟與簽證管制等。在歐盟的規劃中，如果白俄羅斯人權狀況有繼續改善，歐盟將考慮解除白俄近 40 位重要官員簽證限制、邀請白俄外交官員參加歐盟會議等，請見 <http://www.eubusiness.com/news-eu/1218985323.17/>, accessed on 11 September 2008.

註⑤ <http://www.eubusiness.com/news-eu/1239970622.61/>, accessed on 20 April 20, 2009.

皆和俄國保持不對稱依賴，此種依賴關係中又以能源依賴作為重要槓桿，俄國可以根據外交關係的親疏遠近而給予能源供應或價格上之優惠，從俄國對烏克蘭的例子即可看出，當依賴國決定結束對被依賴國的能源依賴（或市場、技術等其他依賴）關係時，依賴國能否向外尋求新的替代是決定制裁是否有效的關鍵。很可惜的，歐盟在這一方面並未能提供便宜的能源供應予烏克蘭，所以目前歐盟與烏克蘭的應對之道乃是期望烏俄雙方能簽訂能源供應協定，這也是歐俄目前的努力方向。相對於烏克蘭，俄羅斯對白俄羅斯與摩爾多瓦的能源政策繼續保持在先前的軌道之中，但摩爾多瓦經濟依賴由偏俄國轉向歐俄平衡的轉折是重要觀察指標，對歐盟出口比例由1997年的21%遽升至2007年的50%顯示摩爾多瓦正逐步擺脫對俄國的經濟依賴，此處尤須表明的是摩爾多瓦展現一條和烏克蘭不同的過渡模式，烏克蘭採取的先政治後經濟的西方道路，然摩爾多瓦則反其道而行，選擇經濟先靠攏歐盟、但政治上仍舊保持共黨統治的模式，因此雙方面臨的挑戰也不同，烏克蘭相對依賴歐盟經濟資源提供與短期內無法擺脫俄國能源制裁的陰影，而摩爾多瓦的政治發展較令人擔憂，政治上的穩定與否成為影響摩爾多瓦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至於白俄羅斯仍不動如山，繼續與俄國保持密切穩定的合作。

第四，能否加入歐盟是目前影響三國外交政策走向相當重要的外部因素，如本文前言所述，歐盟發展出睦鄰政策為能確認其和周邊國家的交往架構，不過睦鄰政策僅為過渡性制度安排，同時未能顧慮到較長期的雙邊戰略規劃方向，因此諸如歐盟會籍身分是否提供、如何由睦鄰政策的夥伴國向歐盟的候選國過渡、或如何調整雙方交往層次等，睦鄰政策均無法處理。因此從歐盟角度來看，歐盟目前可行的方案是強化與提升和烏克蘭交往層次，如歐盟未能滿足雙方合作關係，將對烏克蘭親歐派的發展有極大影響，因此歐盟執委會東擴委員就特別強調歐盟「從來沒有」表示過拒絕烏克蘭加入歐盟之計畫，同時亦有其他聲音認為歐盟應把雙方關係架構提升至「聯繫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藉此推動歐盟與烏克蘭雙方的立法協調，以及推動雙方自由貿易協定。歐盟與摩爾多瓦的交往則可循烏克蘭模式，以強化「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 模式推動雙方交往。而歐盟對白俄羅斯的發展近期內也應謹慎保守，在白俄羅斯未展現明確改革心態之際不宜貿然提升合作層次，因民主與人權保障是歐盟對外關係重要價值所在，過於躁進的交往關係不僅無法獲致雙方共識、同時也會激起歐盟內部不同的反對聲音。

從上述討論得知，本文之可能貢獻在於從社會穩定、民主化程度與經濟依賴分析模式看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摩爾多瓦外交政策選擇，本文希冀提供一個具學理與現實意義之分析架構，藉以觀察烏克蘭、白俄羅斯與摩爾多瓦內部改革與對外政策走向偏好關係。

\* \* \*

#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nal Reform and External Policy in the Post-Communist Region: Belarus, Moldova and Ukraine

*San-yi Y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 Abstract

Belarus, Moldova, and Ukraine occupy the focal poi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when European Union completed its eastern enlargemen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ocial stability,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dependency are thre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Belarus, Moldova, and Ukraine'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First, the more stable social order within the country, the likelier government may foster a more unified foreign policy. Second, the more democratic political process and open mass media environment within the country, the stronger people will support government's policies. Third, economic dependency will confine Belarus, Moldova, and Ukraine'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if those countries intend to modernize foreign policy tradition. In addition, membership of EU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Belarus, Moldova, and Ukraine's policy orientation. EU has its clou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leverage while Russia has its say in the sphere of stability and economy. This article tries to establish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ree countrie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in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Keywords: Belarus; Moldova; Ukraine; Social Stability; Democratization; Economic Dependency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吳玉山，「政權合法性與憲改模式：比較台灣與歐洲後共新興民主國家」，*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1期（2006年1/2月），頁1~28。

吳玉山，「顏色革命的許諾與侷限」，*台灣民主季刊*，第4卷第2期（2007年6月），頁67~112。

吳東野，「後冷戰時期歐盟對中亞地區之戰略作為：強權政治的意涵」，*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4期（2006年7/8月），頁1~30。

畢洪業，「烏克蘭政局動盪背後的俄美利益博弈」，*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第1期（2008年1月），頁60。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1期（2005年1/2月），頁115~137。

### 二、英文部分

Balmaceda, Margarita, ed., *Independent Belarus: Domestic Determinants, Regional Dynamic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West*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Billet, Bret L.,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port, CT: Praeger, 1993), p. 4.

Black, David, Jeff Chinn, Robert Herman and Charlotte Watson, *Moldova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5).

Checkel, Jeffrey T.,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3 (Summer 2001), pp. 553~588.

Cortell, Andrew and James Davis, "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0, No. 4 (1996), pp. 451~478.

Cox, Dan and Cooper Drury, "Democratic Sanctions: Connec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and Economic Sanc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3, No. 6 (Nov. 2006), pp. 709~722.

Dabrowski, Marek,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 and CIS,"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50, No. 12 (April 2008), pp. 46~70.

Donaldson, Robert, "Boris Yeltsin's Foreign Policy Legacy," Presented to the 41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2000.

External Trade of Moldova,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the Republic of Moldova, or see [http://www.statistica.md/statistics/dat/1126/en/Comert\\_exterior\\_1997\\_2007\\_en.pdf](http://www.statistica.md/statistics/dat/1126/en/Comert_exterior_1997_2007_en.pdf), accessed on 16 August 2008.

Fritz, Verena, *State-build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and*

- Russi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11~241.
- George, Alexander, *Forceful Persuasion: Coercive Diplomacy as an Alternative to War*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1), p. 4.
- Grillot, Suzette, "Explaining Ukrainian Denuclearization: Material Interests or Liber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7, No. 2 (2000), pp. 185~212.
- Hill, Christopher,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79~81.
- Hopf, Ted,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 175.
- Karbalevich, Valerii, "The Belarusian Model of Transformation: Aleksandra Lukashenka's Regime and the Nostalgia for the Soviet Pa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1, No. 4 (Winter 2001/2002), pp. 7~38.
- King, Charles, *The Moldovans: Romania, Russia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0).
- Kiss, Laszlo J.,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st-Central Europe," *Foreign Policy Review*, Vol. 2, No. 1 (2003), pp. 115~130.
- Klotz, Audie, *Nor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ruggle Against Aparthei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 Korosteleva, Elena, Colin Lawson, and Rosalind March, eds., *Contemporary Belarus: Between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 Krause, Keith, *Culture and Security-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 Kulyk, Volodymyr, "Language Policy in Ukraine: What People Want the State to D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ciences Po-ASN conference on "Empires and Nations," Paris, 3-5 July 2008.
- Lewis, Ann, ed., *The EU and Moldova: on a Fault Line of Europe* (London: Federal Trust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04), pp. 133~143.
- Lucarelli, Sonia and Ian Manners, eds., *Values and Principles in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14~129.
- Maksymiuk, Jan, "When Bread is Sweeter than Freedom," *Radio Free Europe*, 28 February 2006.
- Marples, David, "Europe's Last Dictatorship: The Roots and Perspectives of Authoritarianism in 'White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7, No. 6 (2005), pp. 895~908.
- Mearsheimer, Joh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2001).
- Mungin-Pippidi, Alina, "Disputed Identity as Inescapable Pluralism: Moldova's Ambitious

- Transition,” *Roman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7, Issue 2 ( Winter 2007 ), pp. 85~101.
- Plochy, Serhii, *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 Risse-Kappen, Thomas, “Public Opinion, 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iberal Democracies,” *World Politics*, Vol. 43, No. 41 ( July 1991 ), pp. 479~512.
- Schmidtke, Oliver and Serhy Yekelchik, ed., *Europe’s Last Frontier: Belarus, Moldova and Ukraine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 Smith, Anthony, *National Identity* (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1 ), p. 14.
- Snyder, Richard, e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
- Snyder, Timothy,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p. 202~214.
- Socor, Vladimir, “Putin on Kosovo and Post-Soviet Conflicts: Destructive Ambiguity,” *Eurasia Daily Monitor*, 2 February 2006.
- Sprout, Harold H.,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Co., 1962 ), pp. 122~135.
- Tatu, Michel, *The Conduct of East-West Relations in the 1980s: Part III* (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1984 ), pp. 26~32.
- Waltz, Kenneth,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 1993 ), pp. 44~79.

### 三、官方文獻

-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Strategy Paper*, COM ( 2004 ) 373 final, 12 May 2004.
- “Geographical Structure Export/Import of Ukraine,”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08.

### 四、網路

- <http://www.ebrd.com/country/sector/econo/stats/mptgrow.xls>
- <http://www.ebrd.com/country/sector/econo/stats/mptfdi.xls>
- <http://www.eubusiness.com/news-eu/1218985323.17/>
- <http://www.pdm.md/main/a/english>
-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 [http://www.jamestown.org/edm/article.php?volume\\_id=414&issue\\_id=3606&article\\_id=2370733,](http://www.jamestown.org/edm/article.php?volume_id=414&issue_id=3606&article_id=2370733)
- <http://www.eubusiness.com/news-eu/1220628724.1/>
- <http://www.eubusiness.com/news-eu/1219834923.25/>
- [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08\\_e/acc\\_ukraine\\_apr08\\_e.htm](http://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08_e/acc_ukraine_apr08_e.htm)



<http://www.ukrainatv.com/>.

[http://www.opendemocracy.net/globalization-institutions\\_government/landslide\\_3371.jsp](http://www.opendemocracy.net/globalization-institutions_government/landslide_3371.jsp)

<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366&year=2007>

<http://www.personal.utulsa.edu/~robert-donaldson/yeltsin.htm>

[http://ukrstat.gov.ua/control/en/localfiles/display/operativ/operativ2005/zd/zd\\_rik/zd\\_e/g\\_s\\_ri  
k\\_e.html](http://ukrstat.gov.ua/control/en/localfiles/display/operativ/operativ2005/zd/zd_rik/zd_e/g_s_ri<br/>k_e.html)

<http://www.ft.com/cms/s/0/91945196-25bf-11de-be57-00144feabdc0.html>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7995906.stm>

[http://www.tol.cz/look/TOL/article.tpl?IdLanguage=1&IdPublication=4&NrIssue=316&NrS  
ection=2&NrArticle=20502](http://www.tol.cz/look/TOL/article.tpl?IdLanguage=1&IdPublication=4&NrIssue=316&NrS<br/>ection=2&NrArticle=20502)

<http://www.eubusiness.com/news-eu/1239970622.61/>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8173649.stm>